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鹿洲初集卷十四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考

經學考

六經聖人經世之書也有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人皆不可一日廢者也為治而不本六經必流為刑名法術雜霸小補之治為學而不本六經必流為異端邪說支

離固陋之學故自古今以來名為儒者無不以窮經為要然經有五有六有九有十三之稱何昉乎致堂胡氏曰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六合為五歟余謂稱五經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始也稱六經則莊子天運篇已有之其始于戰國可知也漢儒變其說曰六藝董子所謂簡六藝以贍養之史遷所謂六藝於治一者皆經也禮樂何以可合言漢文帝時竇公獻樂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司樂章則固在周禮中也河間

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一篇其後又在禮記四十九篇之中是以或五或六任乎稱者之分合耳九經之名始于後漢至後唐明宗刻九經板印賣之自是始廣其傳十三經之名始于唐貞觀之世即今所傳之十三經無疑也說經之家漢儒為最至宋而指歸乃定易有連山有歸藏連山作于夏其亡已久隋劉炫偽造以獻被訟削籍歸藏作于殷漢初已亡晉時忽有之惟載卜筮鄭氏夾漈尊信之則好奇之過也周易文王周公孔子之

書故其傳至千秋不廢漢時說易者分為三家一曰田何之易乃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何而大興何三傳至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一曰焦贛之易無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不類聖人之經京房習之別為京氏學一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康成註之王弼最後掃去象占之學弼註出而餘家皆廢然雜以異端之說啓魏晉玄虛之弊范甯謂其罪深于桀

紂也唐孔穎達作正義以弼為本李鼎祚集解排弼而宗康成其後郭京陸希聲胡瑗皇甫泌蘇軾等解易者不下百十家朱子謂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于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伊川先生易傳而已然世謂伊川之易精于義理而略于卜筮於是言象數者宗康節至朱子作本義啓蒙兼二家之說而易學始大備焉書有古文今文今文伏生所授數傳而至歐

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勝及勝子建爲大小夏侯之學三家並行至東京而歐陽特盛古文得之孔壁中經孔安國編定以巫蠱事起不得列學宫至晉梅賾上之唐衛包合古今文爲一而書始全然蔡九峯謂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疑安國之序不類西京文字朱子亦疑之歐陽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天下無人識古文疑此書今在日本國此亦近於好奇未可據爲定論也陸

德明孔穎達蘇子瞻等所作書註疏解不下數十家獨蔡九峯集傳折衷衆說就正朱子自明迄今皆用之漢初言詩者亦有四家魯人申公訓詁為魯詩齊人轅固生為齊詩燕人韓嬰為韓詩趙人毛萇獨云傳自子夏為毛詩先儒亦謂詩序子夏所作而毛氏衛敬仲又加潤色者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何肖全緩又註之齊詩亡于漢末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有傳者惟毛詩鄭箋獨立學宮朱子廢小序作

集註後人雖遺議紛紛然終不可易也春秋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至王莽之亂鄒夾俱亡獨公穀立于學宫左氏之書最晚出久乃大盛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晉杜預又註之與公羊何休註穀梁范甯註俱立學宫自是三傳並行而諸儒多宗左氏獨朱子謂左氏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聞不曾見國史漢唐以來言春秋者大抵考傳而不知經至胡文定公

作春秋傳按左氏之義取公穀之精採孟子以下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二程橫渠之說以潤色之聖人筆削褒誅之旨至是大明雖中間亦不免有牽强處然議論正大今貢舉取士必宗之則亦無以易矣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始于高堂生十七篇朱子疑學者見其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嘗曰儀禮禮之根本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鄭康成作儀禮註黄慶李孟悊為疏唐賈公彦刪二疏而自為之然先儒多苦儀禮難讀張淳云

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疑非高堂生書但篇數偶同朱子謂淳不深攷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然則儀禮之為高堂生無疑也周禮一書起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募以千金不得乃取考工記補之至劉歆校秘書始得序列多為諸儒所擯斥何休謂為

六國陰謀之書惟杜子春能通其義鄭衆鄭興皆讀之康成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于世論者以王莽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疑非周公之書五峯胡氏辯之尤力而朱子稱其廣大精密中間細碎處雖可疑然非聖人亦做不得則伊川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抑亦理有固然而不必以莽安石為周禮累也禮記出于漢儒所輯錄其書多雜而不純始自河間獻王所獻劉向校定戴德删為八十

五篇所謂大戴禮也戴聖又損益為四十六篇為小戴禮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今大學中庸入于四書所存者四十七耳鄭康成王肅皇甫侃熊安生孔穎達衞湜之徒註疏不一而學者宗陳澔恨其書未經聖人之筆削則所望於後賢者不僅在註疏也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説傳齊論者王吉貢禹等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等至張禹始合為一删問王知道兩篇孔安國為之傳諸儒註疏訓解不可枚舉惟鄭康成何晏

立于國學後世以問王知道二篇不見為憾然聖經豈禹所能刪必二篇出漢儒之偽作故不傳也孟子始註於趙岐而揚雄韓退之以及伊川橫渠等解釋不下數十家然自朱子集註出而百家註疏論語孟子者至是始集大成雖有王充之刺孟馮休之删孟司馬溫公之疑孟蘇子瞻之辨說皆無損于日月之光而陸筠之翼孟虞允文之尊孟併亦可以不煩也孝經遭秦火之後為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之凡十八章長孫

氏博士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尚書同出而長孫氏有閨門一章其餘大較相似又有衍出三章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以顔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篇為定鄭氏馬融並為之註鄭氏或云康成其立義與康成所註他書不同梁時孔鄭二家並立學宫唐明皇復註之元行冲為疏宋邢昺作孝經正義朱子作孝經刋誤然觀其跋後數言則當世之疑者甚多而語錄又云疑非聖人之言則以

其說得不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因有欲掇他書發明
其旨別為外傳之意爾雅一書不知始于何時據郭璞
序但稱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至唐陸德明作釋文始謂
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于魏人張揖所上廣雅表
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餘篇或
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梁文所補解
家相傳疑莫能辨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
郭璞註邢昺疏行于世隋唐以來此書不課於舉子韓

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註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宋初稍稍出後有以爾雅問題者以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為對驚嘆博聞陸佃為爾雅新義自謂可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然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不撤薑食三斗十二鹿之語無以相過其為玩物喪志也甚矣要而言之易書詩春秋俱經聖人手定論語孟子孔孟之徒所記述後聖有作亦等游夏之一辭莫贊詩集註有廢序之疑胡氏傳有牽強之處儒者吹毛求疵

或好論說以自鳴一家固亦聖人所弗禁然度德量力保無遺議而欲以一偏之識試蠡測之技徒見其勞而罔功為紫陽文定之罪人則亦可以不必也三禮之書多出漢儒所附益其義理未盡粹精言詞篇章一望蕪雜不能不有待于好學深思之士定其指歸删其繁惑無使綜彙不倫庶幾有合乎周公孔子之精意夫亦吾黨之責也孝經雖未必曾子所為然其書關係甚大必不可廢採輯古今大義嘉言推而廣之發明至德要道

之旨為曾子之功臣可耳公羊穀梁皆傳也而列于經此推尊之無謂者則亦仍傳之而已爾雅決非周公孔子之書所謂叔孫通梁文者近是此乃字釋小學列之于經無益於身心性命天下國家之故余以為可廢已甚歸之字說音韻篆隸說文之流為學者游藝覽觀之一助足矣好古無識而為古人所愚亦非古人所甚願也

古之為史者有專官班馬皆世其業故其書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自唐太宗命廷臣共為之後世因為成例意見錯出言人人殊而其書踳駁不可問矣古之作史者以春秋編年為正體自司馬遷創紀傳後世宗之蕭梁間又特起一例曰實錄雜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為之則以備史官之採擇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編年最古所載一國治亂事最詳而人以紀傳便于披閱號為正史則有不可解者矣今所傳為正史者二十一家則

皆紀傳之體祖司馬氏史記者也史才以遷為第一後世著述之士皆莫能及朱子曰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則衷于道言之東萊稱太史公指意深遠寄興悠長微而顯絶而續正而變若魚龍變化不可蹤跡是其行文之妙固亦有然者也班固譏遷先黄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此誠遷之所短然當其時武帝窮奢極侈海内凋敝反不如文景尚黄老人主恭儉天下饒富也武帝用法刻深而當刑者以貨免遷

遭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蓋其意有所感憤故其言不無過當而能推尊孔子序列世家識聚斂而終平準則亦未可輕議者乎遷没時史記尚少十篇褚先生少孫補之然景紀疏略武紀全録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辭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餘皆猥瑣不足道則不及遷書遠甚孟堅陽薄子長而陰實宗之所著漢書自高祖至武帝盡用史記自昭至平則資于賈逵劉歆其八表天

文志則姊昭踵成之昔人謂固書皆因遷及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中間有冗瑣處由商之才不及瀫子耳鄭夾漈極詆孟堅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云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則抑班太甚史所重在剪裁褒貶不以無所依據爲高而或又謂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是以諸史棄遷而宗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則又推崇過甚不知孟堅之史僅可爲子長之續而紛紛議論皆未得其

平也范蔚宗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方孟堅而無媿蓋
類次齊整用律精深馬班以後誠宜位置一席但見識
有限體致局弱其序論欲于班固之上增華積靡鏤貼
錦綺論後作賛附贅懸疣自以為筆勢放縱實天下之
奇作則宋齊間文字風氣日降無如何也世譏其創立
后紀及掾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
之于傳抑節義之董宣于酷吏升忍恥之蔡琰于列女
則踳駮亦所不免哉陳壽三國志叙事高簡有法張華

王通皆善之但帝魏寇漢大綱顛倒因父髡故妄短武侯又以求丁氏米弗獲不為儀廙立傳則亦等之魏收穢史不足為君子觀也昔人謂三國志當更修定最為確論鄭知幾陳亮皆有志未成廬陵貢士蕭常為續後漢書起昭烈終少帝炎興而止既正其名又擇註文之善者併書之惜乎壽疏略于前使常無所藉手發揮于後今其書不傳則亦壽掩抑漢事之過也晉書隋書房喬魏徵等總其事合褚遂良長孫無忌于志寧李淳風

顏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共為之隨其學術所長分授
區處各當其用類例出于敬播天文律歴淳風專之宣
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所自為隋書序論皆徵之
作所以晉隋二志高于古今然晉書猶取沈約誕誣之
言雜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語而隋
書則鄭夾漈稱其極有倫理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
以來莫能及也沈約撰宋書以何承天書為本旁採徐
爰之說頗為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其體煩雜非復前

人比又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創立符瑞一志荒誕不經無益甚矣蕭子顯撰南齊書天文户口莫能詳也其為文喜自馳騁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風斯下矣姚思廉撰梁陳二書以繼乃父未成之志雖同事者有魏徵然徵惟著總論筆削序次皆出思廉思廉父名察仕陳時即為此書經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成成又久不顯至宋始列于學者蓋其難也後魏書成于魏收直借史以為酬恩報怨之具自謂舉之則使上天按

之則使入地其良心不存久矣爾朱之惡可滅何傳不可以為佳穢史之稱千載不易其後齊亡竟遭發塚棄骸之慘劉知幾謂其陰慝所致信夫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于世則澹等文章之陋也李百藥撰北齊書乃因父德林所撰述續成以獻但其避唐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議者少之令狐德棻撰周書因蘇綽牛弘之舊務清言多非實錄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刪煩補闕敘事簡勁司馬溫公所稱

住史者也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則其所不足耳舊唐書出于石晉宰相劉昫因韋述舊史增益之繁略不均是非失實甚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至宋仁宗乃命廷臣刪定之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自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而議者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惟刻意文章用字多奇澀復采雜說往往牴牾則新唐書不出一手亦未為盡善也歐陽修五代史深得春秋之法褒貶謹嚴依稀子長一體但天文不載變異

韓通不為立傳亦微疵也宋史立傳惟計官階敘述止詳遷擢序道學則詮次失倫述盜賊則繁猥無紀濫漫紛沓莫此為甚遼史失之蕪雜承訛襲舛不可勝窮揭傒斯有心術宜正之規故所為金史簡質殊甚非宋濂之元史忌諱不明所可比擬者也要而言之史家之學前莫善於子長後則推夫永叔蔚宗抱負遠遜孟堅其他數子得失參半姑以備一朝之事蹟雖極穢如魏收未若陳壽三國志之三綱淪斁冠履倒置讀其書而不

痛憤必其人已無惻隱羞惡是非之心甘為亂臣賊子而無疑者也宋史靡蔓已甚卷帙繁多如邸抄雜錄有待採擇修定未可公然命之曰史也邵氏弘簡錄剪截枯槁如拙匠初學塑雕略似人形而聲音笑貌精神意氣槩乎未之有焉世人畏宋史繁浩不得不趨邵氏之簡便亦出于無可奈何也余謂三國志宋史二書當更新修定若畏難苟且以俟後人後人又俟之後人不亦吾徒之恥乎抑又論之編年之史本于春秋左氏涑水

司馬溫公祖述其法輯成資治通鑑一書治亂興亡瞭如指掌而義例未精予奪失當紫陽朱子憂之因作為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起威烈終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間義精事核卓乎可繼春秋紹先聖筆削之旨元儒金履祥斷自唐虞為補前編明憲宗命儒臣商輅等續宋元以成後紀萬歷中渭上南軒又雜采突義以來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編之首可謂至詳且備獨有明一代闕如馬修補釐定繼往開來是亦

吾徒之責也夫

歷代歷法考

古者聖王仰觀俯察敬天勤民於是有治歷之法分周天躔度置閏月定四時成歲使民有所凖節以各遂其生出入作息農桑畜牧諸務無差忒焉故自開闢以來歷法至今不廢軒轅黄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隷首理算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歷度作調歷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復迎日

推策作十六神歷積餘分以置閏此古今治歷之祖也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以治神人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爰及帝嚳式序三辰
堯命羲和治歷象授人時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分而理
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洪範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成周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馮相氏
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志日

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秦火以後三代儀器蕩然無存欲求古者治歴之法具詳不可得聞也漢歴凡五變而司馬遷之太初歴本于黃鍾晦朔弦望序皆不忒唐歴凡八變而僧一行之大衍歴本于蓍策章蔀紀元皆與易合元郭守敬許衡共成授時歴測景驗氣定為嵗差其法頗精古今稱善歴者此三家為傑出而三家之中前輩以授時為善謂其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專主晷景為最密也古今改歴不下

數十家自黃帝迄秦凡六改漢凡五改下迄隋末十三改由唐迄周十六改宋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蓋日月有盈縮朓朒星辰有遲留伏逆出入于二道之間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四五十秒年久數盈漸差漸遠有不容不改者爾嘗考堯時冬至昏昴中日在虛七度躔元枵之子至明嘉靖間冬至昏營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九百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若執滯不改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

乖具期何以行令訓民哉漢鄧平改歷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晉虞喜立歲差之法定以五十年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宋統天歷則六十七年前輩謂邵堯夫差法冠絶古今郤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元郭守敬許衡定以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前輩又謂授時之制度越前代至明大統歷猶仍

其舊洪武中博士元統請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冬至為歴元雖不用授時消長之法大約名異而實同未有以易之也然行之既久仍又弗合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歴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數俱不合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起復時刻又安得同夫天道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舛錯訛謬一至于此此鄭善夫華湘朱載堉邢雲路之徒所以曉曉不已也萬歴末年太僕少

卿李之藻上西洋歴法述龎迪我龍化民等條陳歴算十四事皆中國天文歴志諸書所未嘗及崇禎間開設歴局尚書徐光啓薦李之藻共事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等供事歴局闡幽極微一破從前訛謬明社旋屋未及頒行我

朝握符凝命八荒為宇西洋臣子得與朝叅聚精會神晝夜推測一時象緯歴算之學迴出尋常今所頒行時憲歴誠千古以來盡善無弊者也前輩謂漢自太初出

而一十七家之歴皆正唐自大衍出而二十三家之歴盡廢兹

本朝時憲歴出而上下百家俱不足言矣夫西洋習天主一教惑世誣民不可以令而用其長以治歴則班孟堅所謂專門之裔精算之士者仰見我

國家隨材器使知人善任度越前王煌煌乎文治之盛也抑聞之歴有理有數古今明歴數不少而明歴理者極難朱子亦曰歴不能無差今之學歴者但知歴法不

知歴理葢舍理以求數雖窮極微眇必有不能盡合者君子用歴亦究其理而已數學靈臺掌之非有大人之事者所暇及也

錢幣考

人民之生資百物以為用而農工藝業各專所有不能相通聖王於是以適用之物制為貨幣以權之有無相濟貴賤相資天下無一物之不足所謂財者生民之大命自太昊氏以來即有此矣太昊高陽謂之金有熊高

辛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又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然珠玉黄金得之為難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常行者惟錢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太公以來未之有改也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九官是也圜謂均而通也金計斤布帛計疋錢輕重以銖凡貨物出入以圜法均而通之故貨寶于

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金者言其質刀者言其器布帛言其用泉言其形古錢形如篆泉字後世易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取流行之意焉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寶貨錢之有文自此始秦作八銖錢文曰半兩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興令民鑄莢錢薄如榆莢米至石萬錢文帝時更鑄四銖錢除盜鑄令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鑄五銖錢元鼎二年鑄赤仄錢

以赤銅為其郭也未幾廢仍行五銖王莽之亂鑄大錢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既而以劉字有金刀皆罷之契刀有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錯刻字也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令敢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建武間允馬援之請仍鑄五銖錢以第五倫為督鑄掾昭烈入成都鑄直百錢重四銖文曰直百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民間患之晉初仍用五銖錢元帝渡江用孫氏舊錢

輕重雜行大者曰比輪中者曰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宋文帝仍鑄四銖議者以國用不足欲禁私銅范泰諫止之具後有二銖錢無輪郭不磨剪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沈慶之啓通私鑄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是謂之鵞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至萬錢不盈掬明帝泰始初乃禁之梁武帝鑄女錢徑寸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又有太平定平稚錢三吳行

之又有對文錢豐貨錢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則生男
也普通中盡罷銅錢鑄鐵錢人以鐵易得私鑄更多所
在山積交易載以車不復計數陳初始廢之改鑄五銖
宣帝太建中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民以為不
便嶺南諸州多以米布交易俱不用錢隋文帝更鑄新
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又于揚州并州鄂州
益州各立五鑪鑄錢奸猾愈多錢益輕薄濫惡大業以
後或翦鐵葉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唐武德四年

鑄開通元寶錢每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其文歐陽詢書時稱其工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

上及左迴環可通流俗謂之開元通寶錢肅宗時以第

五琦請鑄乾元重寶錢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武宗廢

浮屠法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鑄錢周

世宗令民間銅器佛像悉輸官給其直謂侍臣曰卿等

勿以毀佛為疑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

身可以濟民亦不惜也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宗時

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
年號元寶為文仁宗中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
學士議俄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歷後復冠以年號
神宗中皮公弼請鑄折二錢未幾又請鑄鐵折二錢皆
從之徽宗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大觀中改為當三孝宗
鑄當二小平錢寧宗即荆州鑄當五大錢皆不如五銖
之便故自元明以來不可易也楮幣起于唐憲宗時飛
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

非以券引為錢也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一
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
謂之交子高宗時侍郎錢端禮造會子内外流轉其合
發官錢並許兊會子輸左藏庫邱氏曰宋朝交子至是
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謂之關子謂之關會其實則一
蓋直以紙為錢矣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
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
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其後不拘年數字有昏者方換

之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後又造中統元寶鈔行之既久物價騰踊民用匱乏之至以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明時猶以銅錢及鈔相兼行使而錢之弊在于偽鈔之弊在于多則以其用紙為之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宜其用之不能久也錢法貴得其中秦時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楡莢失之太輕惟五銖為最善五銖之後或為赤仄為當千為鵞眼綖環為荇葉不知幾變惟唐之開元為

最善夫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為累淺輕錢之患在于盜鑄而盜鑄為禍深自古以來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愛銅不惜工二語誠萬世鑄錢不易之要道也銅無所惜工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本多而費重雖驅之使盜鑄亦不為矣瓊山邱氏欲拘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造之錢以為銅本孔覬之說別為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草天下之宿弊非無見也漢法非上林三官

錢不行崔沔謂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余謂官錢多則私鑄自息惟其流布不廣故奸民得因以為利我

國家錢法盡善體質厚重磨礪精工宜其行之無滯而近局之地或壅塞而不流遥遠之處或流通而不足如閩廣江浙等省皆苦錢貴雲南又苦錢賤欲將滇銅購運則慮道遠費繁似當于湖南特設錢官開鑪鼓鑄以銷滇南之銅裕江浙等省之用廣東銅礦亦可開採即于閩廣之交命官開鑪併買洋銅鼓鑄以裕沿海各省之用部

頒錢文體式無使參差選方正清望之臣領之如第五倫為督錢掾長安無奸巧劉晏第五琦領鑄錢使而江淮政平任得其人何奸弊之足患民殷國富海宇蒙樂利之休其為利也溥矣

潮州風俗考

潮郡依山附海民有雜霸之風性情勁悍習尚紛嚚其大較也蘇子瞻作昌黎廟碑謂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號稱易治當時樸陋初開旋登彬雅海濱鄒魯

之稱所由來乎歷年既多流風日下文士漸趨浮華習奔競先名後實而鄒魯為之一變矣武士恣睢倅擁節旄刻剝富民摧殘桑梓衆皆欣而耀之充健兒結黨類橫行市里行伍貴于詩書而鄒魯為之一變矣不農不秀竄身公門鄉民獄訟恣其魚肉遂至煬竈藉叢威福橫于士夫而鄒魯為之一變矣行伍之餘流為闖棍似俠非俠瞋目街衢杯酒可代殺人一呼而聞百諾胥役之餘流為衙儈為訟師間有衿監靡然慕倣而刀訟之

風熾不可遏矣鬻産告爭賣妻告奪丐屍權為父命蹻跖舉作賓賢樓閣空中千奇百怪至於水落石出鷸蚌俱傷尚懵然不知訟師之害已其亦可憐甚矣既不懷刑遂輕憲網而有包侵國賦抗拒征輸積逋連年妄希肆赦負氣喜爭好勇尚鬬睚眦小嫌即率所親而鬨至以刀兵相格如臨大敵强者凌弱衆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風村村倣傚多以豪爽悞致殺人因或藉命抄掠自殺圖賴視為奇貨投繯飲鴆刎頸沈河曾不少顧惜

馬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叱若僮僕之不如及其積糞
成家交遊恐後婚媾論財弗遴坦腹雖有賈董韓歐未
可與素封者子較一日短長也好酣歌新聲度曲燈宵
月夜傅粉嬉遊咿咿嗚嗚雜以絲竹管絃之和南音土
風聲調迥别千金買笑視同泥沙遂有遊妓蕩婦駕一
葉以當青樓又或締戲蛋婦風流自詡廉恥道喪未有
甚於斯也羣聚酣飲晝宵沈湎無貴無賤見賭則殉千
金之宅萬金之產刻燭方寸揭以授之他家而有所不

吝與夫菜傭糯袴蕩滌至于赤身沍寒衣蒲向火紙牌在手不忍棄置大抵士庶之家十人九賭兵役之家九人十賭通都僻壤無處無之蓋習俗之浸淫久矣賭博之餘流為盜賊攘雞盜牛穿窬胠篋謂毋毋未足比數也截途剽剝取其貲而劃其膚足底龜紋曰防追捕或則操舟溪河禦人于郊關之内結隊出海攘客于重洋之外又或入山招匪盜窃礦砂金銀銅鐵鉛錫擅為私家之故物逞强相奪霸踞壟口流毒地方為害靡有涯

馬酷信青烏家之說謂富貴出自墳墓沈迷風水爭訟盈庭椎埋盜骨凶惡無所不至而程大平鎮相尚屢遷葬後數年必發塚洗骸睇瞻凶吉至數百年遠祖猶然洗視不休雖讀書明理者亦恬不自覺其非則貪癡之陷溺然也信巫覡不重醫藥風寒暑濕動云命運衰低衝犯鬼物三牲酒果鼓角喧天富者連日貧者半晡士大夫家亦然耳罔極之喪置酒名容延僧禮讖開冥路打地獄云為死者減罪資福雖有賢良方正之親亦必

文致以剉磨舂燒之罪告哀於佛自以為孝不知其為大逆不孝之甚者高堂無菽水之歡而齋僧布施盈千累百生死之交一錢推刃同胞骨肉半畝訟庭獨捨田入寺千頃不以為多建剎泥金萬鎰猶以為歉世風至此可痛極矣自昌黎公貶謫無聊偶與大顛一接僧徒藉為口實謬擬三書甚至肖形廟壁誣以折腰拜服之狀士大夫不知忿恚隨聲附和以為實然共尊大顛為祖師甚者凡遇禿廝皆呼師父不思此何人也而師之

父之所謂人心不死者安在乎佞佛之餘流爲好怪石
或能言樹或能靈廁間古柩亦神亦仙酒肉香紙男婦
趨若狂焉於是有白蓮教天主教無爲教又有後天一
教獨闢新奇男稱仙公女稱仙姑書符呪水治病求嗣
寡婦見夫悶香迷藥毒流遠近其敗壞風俗不可言也
鬼怪盛而淫邪興廟祀多而迎神賽會一年且居其半
梨園婆娑無日無之放燈結綵火樹銀花舉國喧闐晝
夜無間擁木偶以遨於道飾裝人物肖古圖畫窮工極

巧即以誇于中原可也婦女入廟燒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歲時應節踏青步月觀劇賞燈少艾結羣直排守令之闥擁擠公堂沸若鼎溢遨遊寺觀跳叫無忌不復知人間有男女之别矣海濱之婦或捕魚蝦拾蛤蠣以資生計山城閨閣日陟岡巒樵蘇為業蓬頭赤脚多力善耕雖昧踰閫之戒然瘠土民勞亦其勢然也秀妍頑蠢諸邑不同霜貞勁節比比皆是歌黃鵠殉所天陷賊濺血視死如飴誰謂巾幗塲中遂無乾坤柱

礎哉下戶惡習慕富憎貧貌寢非甘糟糠弗顧良人朝出塞修夕來則不當以人類目之者也總之風俗因時變遷亦隨長上為轉移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實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唐虞之世司徒教以人倫夏后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豈好勞哉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祖仁皇帝六十載德盛化神生民未有

皇上宵衣旰食惓惓以民生風俗為首務

聖諭廣訓一書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萬世開太平雖使堯舜復起亦無以易守令小臣何幸
身親見之自奉
諭訓以來海澨山陬共仰蕩平正直之王路每當城鄉
市鎮朔望宣講父老扶杖而觀童兒翹首以聽歡欣蹈
舞共興于孝弟仁讓之風潛消其獷悍囂凌之習日新
月異漸幾淳美向之耰鋤德色箕帚誶語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者今則肥甘娛老處處皆然刲股和藥

廬墓為哀海潮揭饒之間不可勝數也知兄友弟恭之為美雖未必皆眞情篤摯而一錢尺土胞乳操戈亦駸駸乎鮮矣則敦孝弟以重人倫之

諭旨為之發蒙振落也營宮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繼絶嗣重祀田鄰省鄉親望門投宿罔有所靳歲時戚屬樽酒言歡率以為常其於宗族鄉黨雖未必盡皆雍睦盡息爭訟亦庶幾有遵道之意焉農力于耕女勤于織高山亦種禾苗薯芋生于崖澗程鄉潮紗潮毯麻葛諸布

流行海內服食器用亦稍以驕奢為戒若夫一擲千金傾家結客則十一邑中未見有其人也工不甚巧而業則專商競刀錐航海者衆福建臺灣寧波上海交廣海南日本諸番視若户庭行險逐末雖非中道而志定于謀生靡有非分之叵測重農桑尚節儉務本業涵濡於聖訓者深矣曉事耆耇含哺嬉遊牆陰樹下説古談今講法律以儆愚頑者有之爻戒其子兄勉其弟勿干法網各保身家訓子弟以禁非為者有之宵匪竄投鄉閭

側目畸人入境里社驚惶誠匿逃以免株連者有之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其親兩口檳榔登時解釋其有深讐宿憾亦可杯酒言消遹遹者命案已少其十之六七解讐忿以重身命者有之明季士大夫驕橫太甚雷轟虎猇莫之敢攖及乎亂離之後摧殘剝落小卒賤隸皆得易而侮之儒冠辱于泥塗迂腐供其談笑俗不重士士亦遂不自重同流合汙不可問矣

聖諭懇懇士習遍方州而隆學校優其禮貌養其廉恥

有司以澹臺為貴士子蓋奔競屬名節非公不至長吏之庭即有一二儈習未除嗜訟結蠹皆為鄉曲所不容避匿他郡報還故土矣曩時潮士好以禪學為詩文貝葉梵音傾心高妙昌黎原道而後莫有以道為言者郭鄭二子郭叔雲字子從鄭南升字文振從學紫陽雖著述不傳于世已為嶺南絕響他若中離黃岡或從姚江講學或遊白沙之門其學以良知致虛為要不外陽儒陰墨之宗旨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自是而後高者習為雕蟲甲者

沈于制義茫然不知正心誠意為何物子臣弟友為何事濂洛關閩為何人弋獲科第而已矣今則棉陽士子濟濟以聖賢自期待朔望衣冠而拜先儒飭躬勵行而講正學妖書邪教殄滅廓清不特儒佛之介辨之甚明且於朱陸異同言之歷歷海陽學者亦多志道幸黄冠之消亡莫緇流之歇絶謂安得邑之寺盡如一邑之觀澄海遊僧鵖張説法一朝就縛士林稱快揭陽普寧程鄉惠來諸邑皆知程朱之正傳不為異端所揺惑斯則

經正民興吾道昌明之一大元會也文風之盛冠于嶺南三陽一鄉澄海饒平竟有經經緯史矩矱先正公然與江浙爭雄者即以科名而論亦當百粵之半言忠言孝言禮言讓儒門恥於爭奪風尚為之日蹐則
聖諭所謂黜異端崇正學者蓋已服膺親切而明禮讓以厚風俗亦殺然油然庶幾欲求無悖於煌煌
大訓哉曩時健訟成習刁誣甲于寰區潮陽詞狀日投一千八百楮海陽揭陽五七百楮其他或三四百或一

二百多寡不同未有在百以内者今已各减其十之八

訟師藏頭靡耳有散而之四方者

聖諭再廸數時誣告可以盡息而善良咸歌樂利也曩

時竊刼盜賊從横遍野水陸皆戒心之地今則狐鼠草

面郡邑俱已肅清行旅恬於戴星夜户可以不閉保甲

之效亦既彰彰若此矣曩時逋賦成風紳衿大豪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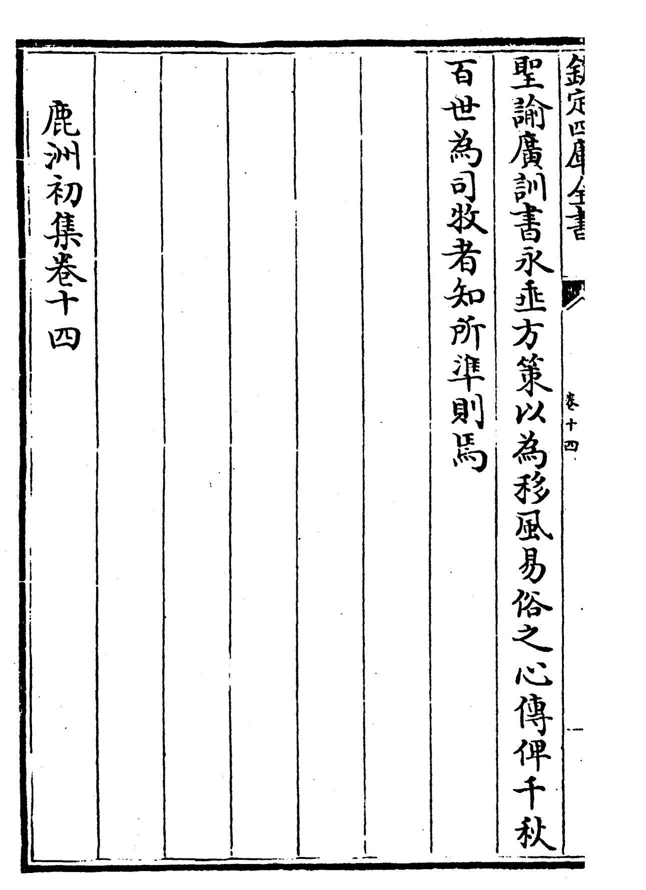
民為更甚是以捐籍雍膠亦甲天南諸邑監生多者至

二千人次者千餘人最下亦數百人恃護符搥催差拴

命催科不能完十分之五六今則紳士皆踴躍輸將急公以為民望本年糧米如普澄惠埔平鎮諸邑或入秋即已通完或冬臘並可廓清海揭程饒皆在九分以上雖以潮陽之積逋難追亦于十月之内清至八分有奇比及奏銷報最綽綽此從來未有之事皆由聖諭深切著明有以大發其羞惡之心天良一動嚮化如流以至此也向來惡俗洗滌凈盡者有三曰賭博曰私宰曰盟歃賭博之弊拔根塞源造售賭具者無有矣

私宰之輩投刀改業即以一金市一臠牛肉無有矣盟歃之儔雪消見晛併强宗闖俠好勇鬬狠之風亦大為斂戢矣遊娼戲婦咸逐出境私蛋外淫並為厲禁蕩舟沈湎歌舞嬉遊皆自知羞愧焉惟喪事供佛飯僧信巫尚鬼遷塜洗骸賽會燒香遊燈好戲重富輕貧趨炎附熱此則習俗所未盡蠲者力行

聖諭仁漸義摩沐浴于道德齊禮之中有不回心嚮道以幾時雍風動之化無是理也敬錄



聖諭廣訓書永垂方策以為移風易俗之心傳俾千秋百世為司牧者知所準則焉

鹿洲初集卷十四

鹿洲初集卷十五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賦 檄 銘 箴 贊 節略 事録

臨漳臺賦

試登漳城萬象縱横停驂四望百慮環生地轄揚州之域野分牛女之星羣峯繞翠一水澄清雉堞岧嶤烟井喧轟門因貢珠著堂以尊道名樓有喜雨之頌閣有齋

雲之稱郡判曾為留珮君子於馬建亭凡皆錯落部屋之間共藏風而聽月未如雄踞高山之頂獨結瑶而搆瓊豎惟臨漳之臺實擅丹霞之勝基跨龍首形開鶴頴規天矩地竦峙方正嵬峩岌嶫莫之與競遂偃蹇而上躋過雲霞於膝脛可以望氛祲察災祥順時敷政時觀遊節勞逸省風布令覩兹下土之有幹有年何妨耽樂而以觴以咏爾乃東望岐山竹節清泉萬松鳴鶴嶄巖蜿蜒鐵甲之崖方陗壁鴛鴦之樹欲參天赤嶼流丹來

海嶠白雲舞練於日邊至如南望郛闕清溪橫帶雙橋
卧波似龍兩大霞山環水雲之館洲荷張刺史之葢綠
楊垂柳恍忽章臺虎洞獅巖備極一方勝槩又如眺望
西北岡巒騰複湖光瀲灔山際流瀑天寶珠飛龍江漁
圚圓山康叟之祠北溪安卿之屋瞻天柱如培塿俯歐
寮若寸木皆迴環於臺下使我臨風而躑躅於是思今
弔古設想噫嘻紫陽涖漳之日吾道南來之期則斯臺
也為講學明禮之區固與靈臺重璧互相等夷而非一

柱九層敢共驅馳若夫登斯臺而恤民隱則有柯判感鵲之精識登斯臺而談兵事則有姚侯平海之戰征劉表呼鷹未足方其意趣項王戲馬詎足比其英聲亦有倒懸之士羨黃金於易水愛花之客慕避風以徙倚歲時士女遥逍容與管絃嘯歌雜沓羅綺汝酒既清汝殽既美我呼盧子呼得雉絶類桂宫走狗之風依稀廣陽鬬雞之鄙余獨立臺上兮忽超然而徜徉視千峯之俯伏兮神欣欣而樂康疑日月之可接兮羗舉首以昂

藏望鵬鯤於北海兮振鳳凰於高岡覩萬家之烟火兮喜桑麻之青蒼但覺耕食鑿飲羣黎之皥皥兮孰辨夫堯臺與臨漳

擬諸葛武侯伐魏檄 建興五年

蓋聞君臣大義萬古為昭不臣當誅千秋常典是以蚩尤作亂軒轅有涿鹿之兵防風弗懷文命有會稽之戮少康一成一旅亦滅過戈名虎來旬來宣遂平江漢趙盾縱賊董狐筆曰弒君陳恒作奸孔子聞而請討誠以

天冠地履分位截然見無禮於其君如鷹鸇之逐烏雀不容亂臣賊子橫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也曹操以譙東梟雄逞穿窬之智假倡義兵暴寡脅弱逼遷乘輿覬覦神器跋扈專權陰鷙浮於董卓憑陵造孽跳梁等之黃巾乃自為將軍改丞相封魏公進魏王目中全無君父矣復自加九錫僭車服建宗廟立社稷天下有此人臣哉桀驁之形日甚一日篡奪之勢夕不俟朝滿布爪牙摧排善類中外惶惶若挾蛇虺雖齊田魯季晉室六卿

未有若斯之橫也於是孝愍先皇帝切齒痛心密傳衣帶之詔百官裂背怒髮共議市朝之誅方謂刺趙高於秦廷殲少卯於魯觀殄除逆黨肅整朝綱詎意偶洩機謀頻遭反噬董承死節耿韋竭忠甚至操戈犯闕弒后妃於天子之前仗劒入宫戕皇嗣於朝廷之上罪逆滔天古今無比猶且妄擬文王汚衊先聖哀哉無忌憚也拔舌有餘辜焉雖賣履分香如鬼如蜮豈天下後世可堪欺罔賊子丕世濟兇虐繼操之志行莽之事攘奪王

璽傾覆金甌華歆王朗之徒舐糠覦餌賈詡陳羣等輩澤吻磨牙遂使巍巍御座上據野狐濟濟王官下拜閹孽二十四帝沐雨櫛風之社稷一朝頓移四百餘年尊賢養士之國家萬死莫贖嗚呼痛哉猶幸天眷未絶民思舊德我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存復祖業即欲捲旆北征誅夷叛亂而國家多故匪遑離局大志未遂中道崩殂是以吞舟漏網未正司敗之刑負嵎稽誅致效夜郎之大亮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氷兢誓討國賊而老奸

天殛小猾數終無由馘操禽丕傳首以謝天下惟當滅曹興漢鞠躬以報聖朝曹叡黄口乳臭冥頑無知襲父祖之餘兇篡非己作忘宇宙之名器情亦可原但文繡雖華非蠶盧所應婁曳八珍雖美非蛙蚓所得嚂酣自有開闢以迄今兹未聞跖蹻終奸天位誅寒浞於窮門非得已也臠新莽於長安此其時矣亮奉列聖威靈嗣王顯命大舉貔貅以除螻螘鼓聲動地雷厲而風飛刀戟連天日臨而月照將以忠義勝吞強寇如屠匹雛兵

以節制强靖邪氛若掃秋籜逆不敵順暴豈當仁震疊無前蕩平有日為此特申大義布告中原凡汝從賊官民孰非本朝臣子或膺累朝之寵命或受先帝之厚恩因廹脅而事仇知非本願相事機而報主寧罔懷忠倘能殺賊來歸即膺上賞若將全城獻納且録崇勲前徒倒戈血流何須於漂杵首稽崩角迎師無藉乎簞壺茍曹叡能葢前愆自知罪戾乘天兵之未至去僭號而乞降則解縛焚櫬貸厥餘生畀之侯封以存先祀亦非大

漢之所吞嗇也司馬懿父子及諸夏侯等吠堯非主皆忠所事本朝寛大咸與維新並虛上卿之位待以家人之禮幸即幡然悔悟叩我軍門無以曹氏親暱自生疑畏烈崑岡之災火予亦何敢為此心逞螳臂以當車汝甘自催于死地哉其師旅所過地方秋毫無犯農安隴畝賈安市廛如舊營生不必驚悸凱旋之後復爾征徭第蠲渠魁以洩九廟祖宗之憤式除逆醜用慰萬方億兆之情俾遠邇州郡悉知此意早圖草面免致噬臍此

檄

巨硯銘

鐵面石骨磨礲一世吐納煙雲揮灑天地既以重而威者固吾學復縝密以栗而潤澤之光被禮樂刑政蘊諸中而裕如仁義道德取之懷而咸備遇堯舜則安安以陳謨逢湯武則戛戛而作誓在杏壇刪述六籍磨而不磷實居弟子之班及考亭註疏經書沈浸醲郁若好友之不可須臾離胡為乎入塵坱之羣任童兒以磨涅猝

馬擲地作雷聲保無瓦全之是悖吾將借義之之池濯
爾頫之俗氣爾具息交絶遊與吾偕隱於深山茂林之
際理杏壇之故業追考亭之高志唾珠噴玉垂華衮鈇
鉞於千秋將使龍尾馬肝若夏瑚商璉彛鼎球圖之重
器

墨海銘

壬子夏仲余之端州長兒雲錦從將遊七星巖而不果
購得一墨海以歸甚樂之乃為銘銘曰

端溪石出巖巉雕為圓硯名墨海潤澤起烟雲觀者疑鼎鼐形似太極分陰陽又若中原環四瀚雅量要寛深可為世模楷容墨數斗筆如椽大書特書生光彩何羨乎崧臺室七星巖對兹片石足千載

古琴銘

童年有志琴學苦無師長欲聞聖人之道覺日夜孳孳不遑復他及矣已酉夏日獨坐土室鄉人寄古琴贈余梅花斷紋遍滿腹背中間有文曰碧泉不知為何代法

物俾余學之以解愠余曰噫何愠吾自樂其樂非人所能使之憂造次顛沛心常自得不啻太和洋溢宇宙也雖然古琴難得不可以虗人之賜命兒曹學之旣成而鼓我心益陶陶然乃銘曰

我自賞音不問鍾期高叟洞中白石澗湄焚香靜坐結想黄羲一彈再鼓我心則怡

劍銘

少時好劍弗可得命工鑄青萍尺許佩之友人嗤焉旋

亦棄去已酉遭難誦古人欲請尚方斬馬劍之語甚壯之適有以紅夷劍見惠者名曰秋霜光閃閃如掣電喜不自勝遂拔起舞覺胸中浩然為之一快乃銘曰

心有懷請尚方誅奸黨掃欃槍美人贈我紅夷劍極目閃電名秋霜但把太阿持在手僉壬膽落民庶康千秋太平如此日挂之壁間好善藏

持敬圖自箴

夫夫也少不自量蔑禹為徒先人教之誦法程朱循分

盡性匪蹶匪拘從容深造為君子儒長遭坎壈牛馬馳驅學殖荒陋浪擲居諸繫心民物罔顧揶揄流離顛沛謬學著書兢兢寡過惴惴昏愚立誠持敬寢食與俱試思天地之廣大載籍之紛如至道之弘遠聖學之菑畬雖假汝彭耼之歲尚孳矻不見其有餘何半生之碌碌至此始愧汗於勤劬雖然猶未也古人寸陰是惜既耄而好學不渝尚及今夙夜黽勉庶幾乎不自暴棄以明善而復初

訪道圖箴

陳雙山海陽詩人也年七十六矣篤於學為潮中老名士鄉人多宗之然好浮屠自以為得其秘私謂余同年友蔡世厚曰藍公惜不信佛我當攜佛書示之世厚曰先生欲焚佛書則可不然不可令藍公見也雙山乃止然猶有摋入意一日出訪道圖小像命書數語余曰善遂為之箴云

此老不聊圖新面目遊心浩渺崆峒之麓文繡弗華曳

彼道服杖頭錢盡葫蘆繩束駕言訪道徘徊躑躅道不
遠人當身自足日用倫常放則彌六至誠盡性其次致
曲用舍行藏與時伸縮胡為遑遑誰訪誰逐此老聰明
有書滿腹長吟短章稿幾盈屋豈厭盛名將趨靜穆抑
昔詩人逃禪成俗彼學虛空如入幽谷人人火書惟恐
不速此老大賢詎為所梏寫意適情不拘方幅左無黃
冠右無緇禿固知二氏非其所欲春風沂水亦翻新局
觀者無誤謂求天竺

畫鷹欺熊箴

余所見古今名手畫鷹者衆矣大抵類正鶻繡羽毛鮮可觀也玉山佈置超脫有勢有神鐵幹梅花踞棲得意又作一熊趨樹下彼此相照似極惶急余頓怪此鷹强梁不覺動抑强扶弱之興援筆袒熊主反為客此則玉山之能移我情也筆墨之妙一至于此可愛也夫為箴曰

鷹犬之才眈眈熊羆之彥得無有妬心乎汝既居高臨

下可肆搏擊彼亦自忘雄健靡然而趨豈其智不足力不敵哉高卑之勢懸也試思如熊如羆則折衝禦侮非熊非羆則帝王之輔豈汝輕薄羽毛所能攫拏而吞噬況彼多力趫捷肯困草莽泥塗間誠恥夫饑附飽颺如汝輩饞口惟利是視耳梅花初放春色方來且各息爭機從容相睇各自樹立何如

曾叔祖侍御紫濤公像贊

於戲此吾族祖紫濤公遺像也公弱冠遊學粵東入海

豐庠登賢書粤人許而削籍崇禎元年詔改還閩籍成進士以家于粤不忍去卜居潮州之普寧子孫遂為普人矣雍正五年鼎元奉

簡命出宰普邑普中父兄子弟皆體諒遠嫌鼎元亦未遑敦一本之誼幸各守禮法興仁讓無獲戾於普邑士庶然此心缺然亦足見俗吏之不可為也罷官之後乃步入祠堂啓公像瞻拜焉歲久蠹蝕命工人整而新之為贊曰

赫赫直指褰褰王臣公忠為國康濟生民觸邪排佞不憚批鱗明末宦寺勢傾紫宸公疏搏擊大璫王坤羣閹屏息朝廷始尊薦黄救魏薦起黄道周論救魏呈潤威鳯祥麟海内拭目治平可臻法行自近戚里元勲蹻蹻權貴望風而奔三邊驄馬九野懽訢大同宣化遺澤今存梁督廷棟失馭辱軍公糾其罪將士氣伸出按三楚時事棼棼雈苻徧野藩封腥聞民生其間如溺如焚公心憂傷不寐忘飡日撫流寇夜籌脫巾王不可治治其私人他藩猶

可貪虐惟岷岷藩長史聽者驚魂吳氏從哲其惡無垠擢髮難數天日為昏請誅諸市以快羣倫遭王反噬禍幾及身民懸可解身家遑論逆賊獻忠妄肆邪氛禽斬未能權施撫循既撫復叛叛後更剿極知養虎非可相親莫獲掩捕如縳雞豚殫心竭血兎爰頻頻天不祚明人謀空懸鞠躬盡瘁可告蒼旻公之忠誠衝霄貫雲敬瞻遺像嚴厲直溫子孫珍重千秋不泯

叔祖司馬時山公像贊

時山公富於學博通今古典故尤以詩名仕明為職方
主政見時事日非急歸田絶仕進念順治八年
詔起復原官以母老辭不赴逍遥山水年八十餘猶飲
酒賦詩自樂鄉人以為有陶靖節先生遺意云贊曰
聖人之學時中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公在勝朝宦情
如水甫入中樞投簪還里急流勇退見幾知委
盛世蒲輪翹翹趣起有母年高難堪陟屺陳情終養人稱
孝子從兹息遊談經論史寄傲東郊閒觀耘耔崑山片石

坐卧徙倚有酒則醉登舟則艤隨興賦詩以蕉代紙遇景盤桓不知遠邇八十餘年靖節相似與時偕行江流嶽峙

懷遠將軍劉輯侯圖贊

將軍楚人也分節潮陽潮之人安樂之余以丁未冬兼攝潮令篆與將軍同城值頻年荒歉之後軍士乏糧者半載懸釜嗷嗷民間岌岌焉賴將軍威德深入人心約束至善是以軍士雖枵腹而罔敢越思得以待余之來也

萑苻遍野水陸道梗將軍與余同心協力晝宵擒勦二三十年漏網之盜靡不捜治廓清共事歲餘未嘗以私干瀆惟地方利害侃侃商謀佐余不逮者甚多今潮人夜扉弗闔商旅晏然兵民相親如同昆弟皆將軍力也余以狂愚致觸權鋒遭吏議軍士憫西來粃穀累余身家願于月餉搭支免余賠墊道憲樓公運來西穀一萬四千石積貯潮陽運官船戸沿途盜賣買粃穀攙和應為賠補三千餘石余查出奸弊拿獲賍穀併盜買犯證繩船戸等以法致蒙憲怒揑欵揭叅時方賠過一千二百石尚有粃穀二千餘石弗能代賠潮陽海門達濠三營目兵憫余受累願于月

餉搭支於是署事接任陳閔二同寅亦與余分賠一千二百石其餘分配營兵支完方得免累古道之風猶存行伍知將軍之德教深矣今當宁留意人材將軍一舉一動皆超羣類之表旦夕遷大鎮節鉞封疆自其分内事耳余既愛將軍材武重將軍之行誼喜將軍惓惓民生為余綏靖地方之知已也於其圖而為之賛曰

偉哉將軍孔武且仁威鳳丰姿龍馬精神強弓大戟絶類離羣出入行陣虎吼雷奔五羊勞勩黄岡忠勤自來

潮邑山岳生春伏莽草面夜吠無聞兵曰師保靡梗弗馴民曰父兄藹然以親惠澤公溥投醪飲醇帶牛佩犢沐德維殷樸誠直爽不事虛文言言要道步步率真胸有血性手無汚塵瘴江蜃蜮變幻烟雲風清日朗僅見斯人他年績茂追古大臣將移此圖繪之麒麟

壬午忠節略

建文壬午燕王棣陷京師羣臣不從逆而死者百餘人文學博士方孝孺斬衰哭罵不肯草詔抉口錮獄燔削

先墓戮其九族皆不從乃并坐其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十族然後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死者不可勝數二少女被逮過淮連袂投水弟孝友亦慷慨就戮有取義成仁在此間之句兵部尚書鐵鉉背立庭中割耳鼻爇肉令啖不肯一顧寸磔至死罵不絕口以油熬其屍令內侍以鐵棒夾使北面油沸丈餘內侍手糜爛走屍仍反背老父母安置海南二子編伍充匠尋皆見殺妻楊氏并二女發教坊楊死二女終不辱

後赦出適士人左都御史景清植立嫚罵抉其齒血噀王袍剝其皮實以草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燕王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搏王王驚命燒之已而夢清仗劍追繞王座赤其族籍其鄉村里為墟禮部侍郎黄觀聞變投水死亦束芻冠帽剉於市籍其家連姻黨百餘人皆謫戍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翁及二女家屬十餘人俱投淮清橋下死監察御史高翔喪服不屈没産夷族諸給高氏産者悉加稅令世世罵翔親戚悉戍邊

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為漏澤園右副都御史練子寧斷舌不屈血書成王安在宗族棄市者百五十一人九族抄戍者三百七十一人大理寺丞鄒瑾京師陷自殺亦夷其族四百四十八人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大理少卿胡閏衰絰不更夷族不屈命力士以爪落其齒齒盡而罵聲不絶剝皮實草殺其家二百十七人監察御史董鏞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禮部尚

書陳迪抗聲指斥與六子同磔於市宗戚被戍者百八十餘人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具衣帶中之句也袁州太守楊任籍產族誅親戚百餘家皆遠戍戸部侍郎卓敬以不為管仲魏徵夷三族太常卿黃子澄少卿盧原質監察御史魏冕王度巨敬盧振宗人府經歷宋徵皆以不屈夷其族御史鄭公智以不屈故戍其族左拾遺戴德彝不屈將赤族嫂項氏聞變令盡室逃獨身留被械焚炙遍體無一言戴族乃全其不及宗

族親戚而被殺戮磔裓棄市者刑部尚書暴昭去齒斷手足斷頸而不悔郎中王高大理丞劉端俱臧鼻拯殺而猶謂有面目可見皇祖侍郎盧迥長謳受刑御史甘霖從容就戮連樞引頸受刃白氣冲天而僵立不仆張彦方暴屍譙樓暑月經旬而顏色如生户部侍郎郭任父子俱死兵部尚書齊泰駙馬都尉耿璿兄弟俱死副都御史茅大方父子祖孫俱死青州教諭劉固父子兄弟老母俱死漳州教授陳思賢率六生哭於明倫堂亦

俱坐死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
賢也又有尚書侯泰侍郎黃魁胡子昭給事中葉福陳
繼之韓永御史丁志駙馬梅殷長史程通龍鐔博士黃
彥清按察僉事湯宗知府姚善葉仲惠陳彥回黃希范
同知周繼瑜知州蔡運神策經歷周璿皆被殺戮磔械
棄市以死其不屈而自殺者吏部尚書張紞侍郎毛太
太常卿廖昇僉都御史程本立衡府紀善周是脩谷府
長史劉璟御史林英夫婦孝子高巍自經死給事中黃

鉞赴水死龔泰投城死翰林王艮伏鴆死郎中譚翼赴火妻子自縊死浙江按使王良自焚死其妻先投水死中書舍人何申慟哭吐血死都司斷事方法投安慶江死樵隱指揮張安棄柴投水死工部侍郎張安國及其妻鑿舟自沈死寺丞周宗起及其子俱投琴川死永豐鄒朴教授劉政吏目鄭華不食死浮梁教諭王省觸柱死含笑於地下不愧文天祥而御史曾鳳韶夫婦死矣翹首謝京國飛魂還故鄉而刑部主事徐子權死矣周

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而修撰王叔英及其妻二女死
矣至於燕山衛卒東湖樵夫或日夜涕泣不食而斃或
仰天大哭投湖中皆死者也其最可恨者身死而妻女
分隸教坊配象奴若鐵鉉黄觀齊泰茅大方胡閏陳繼
之姚善侯泰董鏞郭任謝昇胡子昭陳彦回牛景先等
十數人皆遭此虐焉
論曰嗟乎此豈有仁心者哉毀體磔身熬屍剥皮慘於
炮烙隸教坊配象奴辱於刲剔殺戮之慘何若是之甚

也嬴秦雖暴族不過三不聞其以十也發人之墓辱人之妻女酷烈之行也甲申之變完節者六十餘人不聞李自成以此施之也忠臣義士何代無之未有若斯之慘且衆者也開天闢地以來殉主報國之臣夷滅葅醢至永樂時極矣因誌其大略以為萬古之戒

臺將劉得紫陷賊不屈事錄

劉得紫字樹公其先直隸文安人有明中葉七世祖指揮均寓居遼陽遂籍焉我

朝龍興遼陽首附收入正紅旗得紫伯父清泰總制八閩父
朝英以甲午副榜授湖北江夏令卒于官得紫時方十二齡
家徒壁立孤苦好讀書尤工騎射康熙四十七年八旗以騎
射選引見得録用由步軍校牛彔章京累遷至侍衛
上神武善射百步穿鼓子百發百中顧羣臣罕有能及
者命得紫得紫惟
上意所適視鼓子中邊上下左右命中不差毫釐
上大悦自是每射必從明年補石匣守備未幾遷山海

闢都司復還汀州鎮右軍遊擊五十九年調臺灣鎮中軍遊擊秋七月抵任訓練有方子兵字民臺人敬且愛之在臺九閱月南路崗山土賊朱一貴倡亂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聞報請出師親往勦賊鎮帥弗許遣右軍遊擊周應龍以行越七日兵敗賊陷南路營乘勝直趨攻府得紫偕鎮帥率諸將弁分劄春牛埔禦之晦日大戰得勝賊退竿津林五月朔日黎明賊衆漫山塞野分路俱集得紫獨當一面鏖戰中路口須臾兵丁王福舟奔

報鎮帥兵敗得紫急殺回春牛埔救應則總兵官歐陽
凱水師副將許雲遊擊游崇功戰敗死矣賊四面攻圍
得紫猶賈餘勇左衝右突奈衆寡不敵所乘馬為賊所
殺遂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不忍殺得紫從容謂
之曰吾為
天子命官今日萬不宜有生理但求埋吾帥屍首死亦
瞑目賊首黄日昇嘉其義聽之已復罵學宫朱子祠求
死不可得賊與之言弗應遣其徒進食弗食餓數日不

得死同難漳浦人陳上珍見其不食不語日永難卒度貽綱目三卷自卯至酉不釋手賊勸之降厲聲曰汝輩要我順從快把刀割了頭去賊相謂曰劉公忠義人從其便但戒守者不令出凡良民入省視弗禁得紫猶不食七日仍不死把總張文學贊禮生陳時遇揣其不食賊之食親為煑粥勸進得紫泣曰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縱賊憐而生我何面目見東寧父老是時羣賊不和將呑併諸生林臯劉化鯉等言諸賊皆擴雞盜斗椎

埋烏合之衆亡可翹足待乃稍稍進粥食延性命以待
王師貢生黄國英民人鄧世禄楊鼎龍等餽金錢衣服
物食日相繼有不識名舊兵見得紫卧地移一床與之
又有泥水匠贈氊褥亦不知其名六月十有六日大師
攻克鹿耳門復安平鎭得紫聞知大喜然守者益戒嚴
十七十九兩日戰鯤身賊復大敗得紫陰散賊黨去者
半焉越三日守者盡逃得紫因得出遂叩統師軍前請
帶罪立功募丁壯百五十人隨師征勦北路二十八日

遇賊於大穆降得紫奮勇先驅衝殺大敗之所向無不一當百斬賊徒無算奪其旗械窮追至鹽水港閏月七日領兵接應溝尾庄鄉民圍捕賊首朱一貴等巨魁脅從皆就縛南北二路悉平臺郡士民以得紫為奇也白其事于總統大帥請旌之以勵臣節

論曰劉得紫可謂從容就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崗山之役早以斯人行當必不至于此悲夫東寧禍殃蓋亦有天定焉士君子遭際不同或舍生取義而死或取

義求死不可得而生其忠貞一耳得紫德容睟盎望而知為端人正士余東征得覩手裁愉快不能自已於其去也思之深因珥筆而書其事雖然君子愛人以德得紫今後或出或處俱不可知當念名節既成以第一等人物自命無使後之遜今則余文藉不朽矣吾友何峯山將還中土此行必見得紫以斯言告之

鹿洲初集卷十五